

春秋希通



春秋希通

春秋希通序

國朝

不詳圖

春秋一經孔子自言知我罪我孟子以孔子繼大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獨舉春秋一事又云春秋天子之事又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家語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其旨深矣顧其文極平實求所謂承羣聖之統示百王之法與夫亂賊之所以懼游夏之不能贊者茫乎不知所在豈孟子有妄語哉左氏公羊穀梁或詳於叙事或長於釋義各抒所見成一家言非特議論褒貶判然不同並其事實亦有時相懸霄壤後之人方考證辨駁之不暇而遑遠求經旨乎自漢迄宋大儒輩出何休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康成又從而發之鍼之起之徒自搦戈爭勝而聖經鮮所折衷宋孫復尊王發微二百四十年中有貶無褒世譏其刻胡安國以春秋爲傳心要典儼然自作一傳欲與左公穀抗衡有明一代崇信其書取以試士今讀其文迂謬怪誕非但不可昭示後世並不可頒行於一時然其駁左氏齊豹書盜頗爲諦當又以澶淵之會特書宋災故爲徧刺諸侯之大夫妙悟確解足以羽翼聖經壓倒三傳不容不表而出之也宋范子甯有言曰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

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
通哉至哉言乎是吾師也被廢以來無心世務課孫之暇專
意研經乃手錄經文熟讀數十餘遍又取三傳讀十數遍於
其異同之處平心靜氣切究深思有所得則筆而存之意未
安則改而削之歷時既久得三十二條手抄成帙雖於經文
傳道統彰王迹亂賊之所以懼游夏之不能贊者仍未得其
萬一而義必宗經辭必衷理不敢有穿鑿附會之談不敢存
壤細流之助采其一知半解俾附驥尾以垂不朽則厚幸矣
大清咸豐十一年歲次辛酉仲夏程庭桂識

校刊姓氏

王器成

文 軻

壻史大立

翁曾翰

英 啟

裴蔭森

梁思問

鄭懋勛

崔穆之

受業 温忠翰

楊士玉

張之洞全校訂

王 桐

蔡世俊

李汝弼

賈敦侓

潘觀保

黃師虞

蕭庭滋

朱 沄

姪程炳泰



書卽位不書卽位解

春秋不書卽位者四公

隱莊閔僖

書卽位者八公

桓文宣成襄昭定哀

三傳

互有異同左氏於隱曰攝於莊曰文姜出於閔曰亂於僖曰

公出但著所以不書卽位之故而八公之書卽位者不著一

字蓋案而不斷也公羊於隱曰成公意而有桓貴隱卑之說

於莊曰隱之也隱痛也於閔僖皆曰繼弒君於桓之書卽位

曰如其意文無傳宣如桓成襄昭皆無傳於定無正月曰卽

位後也哀無傳穀梁於隱曰成公志與公羊同而獨以讓桓

爲不正莊閔僖皆同公羊於桓則曰繼故而書卽位是與閔

乎弒也宣同桓於文曰正成襄同於定曰殯然後卽位厲也

之中有義焉哀無傳公羊桓貴隱卑並無確據穀梁讓桓不

正之說似奇實確其最妙者隱十一年傳末云隱十年無正

隱自不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精論剗解得未曾有遂

使賢侯讓國之心與聖人正名之意昭然若揭而諸儒之聚

訟後學之積疑皆破矣桓宣與聞乎弒穀梁義正辭嚴公羊

如其意句近於以嬉笑爲怒罵惟於桓宣篡弒文成繼體而

經無異辭之處三傳均未詳釋鶻突生儒遇經文之文同事

異者率以美惡不嫌同辭一語滑過更不進求義蘊此種頑

嬾惡習當以夏楚治之至胡傳以隱公不書卽位爲不承國

於先君不稟命於天子是以仲尼削之則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列國諸侯無一可成乎君者聖人斷不如是之迂而刻也
首條已謬桓莊而下可無譏焉然則卽位之書不書究以何
爲準也曰柩前卽位踰年改元禮之常也新君朝正於廟具
卽位禮則史氏書之有故則否魯之隱公當成禮而不成也
莊閔僖以不成禮爲正也桓宣不當成而成也文成襄昭定
哀皆正也魯史據其禮之成不成而實書之聖人因而不改
無所褒貶於其間也

正月書王不書王解

春秋每年正月或書王或不書王諸儒聚訟久矣杜氏王朝不頒朔程子以王法正篡弒說皆不確累經後人駁斥然駁者亦不能明言義例趙甌北陔餘叢考謂魯史不必盡遵周正孔子於其用周正者書王以別之其不合周正者仍其所書之月而不書王較諸說爲長矣而猶未確春秋所書時月全係周正觀其所紀災異以周正計之則成災以夏正計之多不合夫人而知者也孟子後孔子百有餘歲其時東西兩周去王號而稱君然七篇中兩言七八月一言十一月十二月尚係周正豈孔子反有異辭如趙所言則春秋一經忽從

三

周正忽從魯史非但時序舛錯聖人竟勅一不周不魯之正朔有是理乎然借其言而反之竟可破千載之疑東遷以後列國不遵周朔趙氏辨之詳矣魯史舊文多據列國赴告時月不合周正事所宜有意者筆削之時於其用周正者因而仍之其不合周正者則改書之而於歲首特加王字以示義在尊王非改舊史如此說來則既合於春秋之全乎周正而書王者聖人所改不書王者魯史舊文不特無關褒貶抑且竝無義例雖於聖人作經之旨不敢妄謂一得竊喜無穿鑿附會之談不致受後人反唇之譏然其說實由趙氏所啟謹表出之不敢掠美盜名

王不稱天解

春秋書天王者十有七書天子者一書王不書天者三一莊元年錫桓公命一文五年歸含贈又是年會葬疑或有義例也錫命三傳皆無說含贈會葬左氏且以爲禮穀亦僅以含贈兼歸爲非正而於王之不稱天無說宋范子甯引出居於鄭來聘求車三事作證謂非義之所存胡傳於錫命引啖助之說以王不稱天爲寵篡弑竇三綱大伸辨論含贈歸葬亦譏其恩加妾母而以范氏非義所存之說爲誤林西仲附其說謂王不稱天聖人所貶竊疑春秋於桓宣篡弑皆仍稱公明臣子無貶君之理諸侯不敢貶反敢貶天子乎况魯桓之

四

世宰渠伯糾仍叔之子兩次來聘家父一來聘一求車經已四書天王矣於其生而使聘不貶死而錫命則貶之有是理乎成風僖公生母卒於文之五年母以子貴三十餘年矣宰叅歸贈仲子尙存桓亦未立春秋不去天字而於名分久定之成風歸贈會葬不稱天以示貶有是理乎范氏非義所存的是正論當覓其全文讀之胡傳雖本啖助輔以林氏非經旨也

書弒君解

左氏宣四年鄭歸生弒其君夷傳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

稱臣臣之罪也按之經文說殊不確春秋書弒其君者二十

二其內諱及稱疾以赴與未成君二並許止吳閻蔡盜不在此數未有不書君名者豈其盡

無道哉且臣子惡逆無逾於此此而猶以無道責其君斷非

聖人誅亂賊之意今就經文細讀但書國者五文十八年昔

晉昭十三年楚二兼稱人者三文十六年宋人十

七年吳定十三年薛隱四年衛州吁桓二年宋督

一年直書臣子者十有四莊八年齊無知十二年宋萬

僖十年晉里克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十四年齊公子商

人宣二年晉趙盾四年鄭公子歸生十年陳夏徵舒

喜襄二十五年齊崔杼二十六年衛甯比事屬辭顯有義

哀六年齊陳乞比事屬辭顯有義

例蓋但稱國兼稱人者厭辭也一國皆不與其君誅之不勝

誅也直書臣子名者弒有主名法所必殛生或倖逃於法網

死終受戮於簡書孝子慈孫百世不改以此為例則君無道

臣之罪所不待言而免於袒庇元凶苟繩辱主之嫌矣先儒

可作當不河漢斯言

書盜解

左氏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傳暢論名之不可不慎向嘗疑之齊豹本傳左氏明言作亂且因仇殺公孟以致靈公出奔矢集副車之背明明衛之叛臣而此傳謂其欲求名天下豈有求得叛臣之名者乎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據邑以叛春秋時似此甚多經獨書此三人爲其來奔也以爲重地義亦通必以書名爲懲不義恐貪冒之民未必因此而卽不敢實力何居乎左氏大放厥詞且自以爲得春秋勸善懼淫之旨也近得胡傳讀之大喜胡於盜殺衛瓘經下駁左氏曰天下豈有求險危大人之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予哉邾庶其經下曰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見矣莒牟夷經下曰接我以利我受其利兩譏之也可謂先得我心納叛之說勝於重地十倍後來南宋君臣苟知此義必不受金人之叛助元滅金以自速其亡矣惟以殺瓘書盜爲歸獄宗魯則因左傳引仲尼之言有齊豹之盜孟瓘之賊二語而附會之耳非經旨也夫春秋書盜特筆也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哀公四年盜殺蔡侯申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皆以至微極賤之人行弑逆攘竊之事聖人蓋深惡之特著於經以彰世變而又予之以極不堪之名使不得齒於人數雖以豹實守嗣大夫廟實蔡之公

孫曾不少假借焉所謂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也因疑左氏而得胡氏之說又疑胡氏而悟春秋書盜之意意頗自喜錄而存之

春秋省文

宣公元年書公子遂如齊逆女下書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成十四年書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下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昭十二年晉人執季孫意如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二十四年婍至自晉以及襄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等於宋下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皆承上省文也左氏以遂僑如舍族爲尊夫人意如婍爲尊晉豹不書族爲違命皆曲爲之說殆非經旨○穀梁昭二十四年舍至自晉婍字公穀皆作舍蓋齊語傳云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註上宗廟也致臣於廟直名而已所謂君

八

前臣名也通此例於宣元年之遂成十四年之僑如昭十四年之意如較省文之說尤爲典核而左氏尊夫人尊晉之誣自見矣至叔孫豹一節公羊傳曷爲再言豹殆危諸侯也穀梁傳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二傳皆無貶辭可信左氏之誣○公羊宣元年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與省文意合

左傳非左邱明作

左傳自杜預以爲邱明作太史公有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二句唐昌黎與河東論作史亦主杜說 本朝紀曉嵐考古最

精亦篤信身爲魯史親見聖人之說且云唐陸淳始持異論

宋孫復闐然助鬪宋季趙鵬飛作春秋經筵元程端學推波

助瀾皆後儒圖出新義故排舊說云 蒙於諸書皆未得讀

不敢妄談惟杜預左傳序左邱明受經於仲尼句程子曰左

邱明古之聞人孔子嘗稱其恥於巧令足恭當是孔子前輩

不應序事至韓魏趙滅智伯序左邱明受經於孔子而作傳

恐未必然唐書啖助傳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謂

九

其書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則邱明者蓋如史佚遲任之流而非孔子門人趙甌北咳餘叢考引之其說與程子同又朱軾左繡序言左傳之不合於經而列邦事蹟賴有此篇之存論極平允亦以爲定哀以後絕世雄才不逞所志借題抒寫則自唐以迄於今不信左傳爲左邱明者指不勝屈矣史遷明言國語不言作傳韓柳但論作史未及深攻不可爲據况虞不臘矣明明秦制正義以周時蜡臘各爲一祭所引月令秦紀蔡邕獨斷應劭風俗通諸書皆不能指出周有臘祭實據且孟子最尊春秋傳果邱明所作孟子必見此書

何以七篇之中絕無一字提及是程子所駁杜氏之說確不可易紀文達之論乃其尊漢學攻宋儒之結習惟左氏搜羅事實羽翼聖經大有功於後學祇以牽混邱明不復考其名氏致不得與公羊穀梁同受兩廡之享是則古人之不幸也○或曰杜預作序當有所本程子之駁祇因篇終敘三家滅智伯事相隔太遠竊謂古人著書不必成於一手或者左邱明作傳未竟其子弟及門踵而成之如班史之成於女弟昭未可知也此亦調停之說理似可通而羌無証據不敢遽信未知前人會有此說否附筆存之以備參考

左傳春秋功臣

孟子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至哉言乎隱桓以後篡弑之事
無國無之至鄭歸生晉韓厥比弑君於殺畜無懼甚矣春秋
既作而趙盾奸謀不能曲董狐之筆崔杼凶醜不能奪太史
之書其他實弑而書卒者或內諱或從告傳又一一發明之
左氏之爲功於春秋大矣

春秋始隱公

春秋何以始乎隱公羊以爲祖之所逮聞也其義甚淺春秋天子之事始於魯之隱實始於周之平也東周之不可爲決於西狩獲麟而推原人事之所以然則由於周之號令不行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豈有不行之理必其所發之號所施之令悖天理拂人情慶賞而人不知恩討罰而人不知畏耳隱公元年天王歸賵其肇端也隱與桓皆非惠公嫡子聲子仲子皆在次妃之列公羊桓貴隱卑之論並不能實指其何以貴何以卑惟惑於手文之端逆探惠公之意耳善乎穀梁氏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之論也平於其時明其長

三

表其賢而特錫之命使無以攝自疑其奉桓爲太弟與否則聽之豈非順天理準人情以禮治人以權自予命德親侯一大典哉何居乎爲歸賵之事也左氏一譏之曰緩再譏之曰豫凶事似矣其尤謬者竟以惠公仲子竝稱不審置元妃孟子於何地於是乎桓則居然太子隱竟不得有國而後此仲子之薨不得不稱夫人聲氏之卒不得不降稱君氏未遂菟裘之老終貽寫氏之殃經於仲子不書葬而君氏特書卒有微意焉託始於隱而於元年大書天王命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豈特譏其緩與豫凶事哉昧匹嫡之訓逆長幼之序名分旣乖爰偷攸斃天下誰復尊王命而稟周禮哉春秋首

書於冊以示東遷以後王室之卑王者實自卑之非天下之
敢卑王室也知我罪我之論其在斯乎



吉

魯隱公論

隱公之賢畧似僖公而才實過之觀其初立盟都盟戎修好於宋遠交齊鄭終其世四鄰無一旅之加以寤生之梟雄而伐宋之役取郕歸於我取防歸於我奉爲姬宗闢然求媚後乃致滕薛之來朝會齊鄭而入許國勢頗張侯度亦謹豈不知纘周公魯公之緒者而平王之崩未遣卿士弔喪送葬致武氏子來求賻幾於索還賙禮且凡伯南季兩次來聘亦無報聘之事雖京師告饑請糴四國不過了世事耳終隱之世不惟身不朝周絕無一介之使遣詣京師蓋自歸賙以後自廿五日京兆意嬾心灰不復知有王室矣反是而思使易歸賙而爲錫命則尊王繩祖其行事必有大可觀者非特桓文之比也嗚呼同一遣使授簡而利害得失相懸霄壤綸綍所施可不慎歟

古

此條桓文之比句下本有人君當中衰之世得一賢能之佐度其才力足以濟時撫之以恩馭之以權使知名義之不可干恩遇之不忍負戮力勤王深心謀國互相汲引師濟盈延安知無中興之望周平詔令舛錯失此賢侯遂使列聖遞傳之統合宇共戴之君僅自同於列國且受制於強侯終而分國爲兩降號稱君卒見滅於虎狼之秦也悲夫一段文字後定稿時自行刪改如右蓋嫌獎許魯隱太

過恐啓後儒聚訟也然意思深遠議論濶大可以窺公抱
負增史大立注



圭

左傳君氏卒

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左無傳杜註桓未爲君不應稱夫人
隱讓桓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是承
次年左傳以尹氏爲君氏而傳之曰聲子因此夫人斷爲
仲子桓之母也公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以爲隱公之妻一
人而三其說將何從乎嘗就當時事勢度之隱公自居於攝
不成乎君三傳無異辭歷漢唐宋諸儒至於今無異辭也而
乃於其母之喪曰夫人曰薨赴於諸侯書諸國史明示天下
萬世以母以子貴尙得曰不成乎君乎母且如是妻更可知
穀梁之說不待斷矣杜註左傳援下文君氏之卒斷爲仲子

六

桓母與前文立而奉之甚合惟左以君氏爲聲子劉氏有特
書君氏不足明其爲君母若曰君母氏乃可楊氏又有聲子
惠公之繼室而書君氏是何義理當以尹氏爲正之說皆因
君氏二字字法太新故欲改從公穀二傳不知尹氏可疑之
處實有甚於君氏者公羊譏世卿之說習見夫春秋之季大
夫擅權終至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不知周室分封親親尊賢
畿內諸侯爲王卿士者甚多且君陳尹茲東郊呂伋典兵入
衛尙書君牙有乃祖乃父世篤忠貞之語孟子七篇曰世臣
曰貴戚之卿曰巨室未嘗以爲非也諸侯可以世其國大夫
卽可世其家但令予奪廢置權不下移何患之有至云天王

崩諸侯之主註云時天王崩隱往奔喪尹氏嬪相諸侯與隱
交接加禮書之等語無論君舉必書隱公奔喪不見於經卽
尹氏實主饋贊之事與隱交接亦與諸侯同盟情事迥別而
可懸虛猜測據以破外臣不卒之例乎春秋於立王子朝及
以朝奔楚兩書尹氏皆舉族之辭書卒而以其族不特王國
必無似此赴告之文卽魯史亦幾於不成文理矣此左與公
穀傳說各異

欽定傳說彙纂當有折衷惜成所無書可證姑以管見測之良
以從左氏傳則君氏二字雖嫌扞見而前後事蹟一綫相承
從公穀則譏世卿旣與周制及孟子不合爲饋贊亦毫無依
據且以夫人子氏指爲聲子亦與當日讓國情事不符也

庚申六月蒙

恩賜環抵京後從友人處借得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讀之此經

御案歐陽氏修曰公羊穀梁以尹氏爲正卿左氏以君氏爲隱
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
乎馬氏端臨曰左傳經文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公
穀經文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然則夫子所書夏四
月辛卯卒者竟爲何人乎是皆疑而不敢定也故兩存之

云 仰見

帝德謙沖於聖經不輕加斷既有兩存之

諭則末學管見不妨各尊所聞也

顧炎武日知錄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卽爲君氏矣案亭林先生明末大儒邃於經史國初諸老皆師事之亦舍公穀而從左氏且爲君氏二字加以證佐可無疑左氏之改經矣

考仲子之宮

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傳但詳六羽之數未言仲子之宮杜註謂惠以手文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隱成父志爲別立宮竊疑仲子之宮事係勅舉隱公名爲尊崇實則不祔惠公之廟使不得同於孟子也堯不書葬廟則別立雖書夫人仍未全乎小君之禮則諸侯無二嫡隱固深明其義特不可昌言於廷以揚父過且恐舉國臣民議其以子貶母也春秋因而不改聖人殆以爲然乎

周桓王之謬

繆葛中肩鄭寤生大逆不道罪不容於死矣而桓王之積嫌
構衅與其輕舉妄動亦殊不可解以彼城穎真母誓及黃泉
久已行同梟獍然繼父爲周司徒善於其職雖貳虢交質曾
有取禾取麥之嫌猶未大決裂也隱之八年鄭伯以齊人朝
王九年宋公不王鄭以王命討之又蔡衛邾不會王命鄭圍
戴而取三師豈真戮力王室哉蓋以周卿士自榮思欲憑藉
威靈顯名當世耳東遷積弱之勢甚賴有此維持不知桓王
何以若有深惡焉者始而來朝不禮繼則虢公忌父作周卿
士以自實從前貳虢之事又取鄆劉蔦邾而易以蘇忿生之
叛地終而竟奪其政反以不朝討之以寤生之梟雄周公黑
肩虢公林父豈其敵手而竟視同魚肉卒陳衛蔡三小國之
羸師以饜此負隅之虎有不遭其吞噬者乎幸而寤生懼干
大戮不從祝聃之請否則又蹈幽王之覆轍也卒之王夷兵
潰不能再興問罪之師齊魯諸邦皆如葷賸會無一旅之加
終春秋之世無一人論及此事蓋天下從此無王矣且周之
東遷晉鄭焉依桓王於鄭如此於晉亦謬曲沃以臣伐君乃
命尹氏武氏助之不旋踵而曲沃叛王則又伐之而立哀侯
王師所指忽東忽西竟如兒戲嗚呼義和之命載在司盟繙
衣之詩猶存眾口而王偏有深恨甚怒於此二國者真聚九

州鐵鑄不成一大錯也然猶能延國命於三百年之久則文
武成康之遺澤長矣

子同生

春秋書子同生猶曰此吾君之子也蓋文姜於桓十八年如齊與弑桓公後乃禱防視邱隨地宣淫聖人恐後世必有所疑特於莊公之生書月書日是時文姜歸魯已越四年此四年中竝未如齊一次不能因其後日之宣淫而誣其十年以前所生之子謂非周公之後此聖人之特筆也公羊喜正胡傳與子之說十二公中文成襄哀皆係正嫡何以不書穀梁志疑之說則深有惡於桓公而不覺其言之毒耳後世羸呂馬牛大率類此

案詩經齊風展我甥兮句朱註云姊妹之子曰甥稱其爲

三

齊之甥明非齊侯之子案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卽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等語是朱子亦因春秋而爲魯莊辨誣知聖經之昭信久矣

受業溫忠翰注

單伯送王姬

莊公元年單伯送王姬左無傳杜註亦不言單伯何人范云單姓伯字亦不詳其爲周爲魯公穀送皆作逆而以單伯爲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竊疑魯入春秋自隱歷桓至此垂三十年並未聞有命大夫諸侯大夫經書字者皆以示褒此何所褒而稱字若依左氏本作送王姬而以單伯爲周大夫則文義較順且與後十四年伐宋會鄆皆合蓋逆則自魯而周送則自周而魯也惟吾大夫之命於天子八字公穀兩傳皆同左旣無傳杜亦不註未敢斷爲必無然左傳十四年齊桓伐宋上有請師於周句則爲王官無疑公穀是年亦有傳而不言其人之爲周爲魯至文十四年如齊被執之單伯則左傳杜註胡傳皆明言周大夫而公穀皆不著其何人終春秋之世單氏不絕於周而魯卿大夫中無一單姓其人不知公穀命大夫之說何所本也

紀叔姬

隱公七年叔姬歸于紀莊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鄆二十九年
紀叔姬卒三十年葬紀叔姬一女子耳四見於春秋必聖人
所深予也杜預注隱七年曰伯姬之娣待年於國莊十二年
註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二
十九年註執節守義賢而錄之三十年註以賢錄也常怪左
氏何以四處皆無傳以致元程端學以歸于鄆爲淫於紀季
暨儒妄談貞姬被謗令人髮指繼讀公羊穀梁亦皆無傳於
此見漢以前儒者苟無師承不敢橫議而杜氏之有功於經
爲不小矣

壽

案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有此一條 先生初稿從之臨
刻改竄如右蓋嫌其託爲鬼語雜入稗官不合釋經之體
也 受業黃師虞謹註

成風

左傳成風聞成季之繇四句於事無所發明而啓後世之疑
必當刪去當時子般閔公相繼被弑莊公之子非僖而誰非
但不由成風之屬卽季亦不得居功與東門遂之殺適立庶
實由敬嬴私屬順逆邪正相懸霄壤况莊公臨歿之時季惟
以死奉般干氣萬力酖殺叔牙竝無僖公在其意中直至閔
公又弑乃始奉以奔邾爲莊公延此一綫後人喜談中冓因
左傳有事之一語遂以成季立僖爲公中之私雖朱子亦云
却是大惡而壽母宗臣一齊蒙謗矣然在左氏原有分曉成
風傳但一事字敬嬴傳則曰嬖曰私事措詞輕重顯有不同

一五

蓋事不過結納之意加一私字嬖字則不可問耳

魯哀姜

魯莊公縱母宣淫醜已甚矣然尚有可諉者曰是其母也至於夫婦之倫可以自主矣乃始則孟任割臂之盟直是踰牆攫處既已許以夫人生有子女自顧三十餘歲已屆中年亦可已矣乃復如齊納幣其人則父之讐其時則母之喪均置不顧以身親往穀之遇扈之會程子以爲皆結姻好胡傅稱爲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亦係猜測之辭使果有之是時文姜已死儘可視爲亂命卽姜與齊有成約亦儘可以父讐之女辭而卻之是時齊桓圖霸頗修德禮觀其後日能殺哀姜知其時必不强莊公之娶而丹楹刻榻

三

竭力鋪張復親自往逆求得其歡而仍隻身歸國不能率以俱來公羊傳曰夫人不僕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杜氏謂以孟任故驕悍嫉妬始嫁卽然正以莊公求之甚切故令得之甚難耳而公正以得之愈難喜之愈甚至使大夫宗婦覲用幣以寵異之其宮闈之內中年而得少婦所以容其悍遂其妬者不問可知矣天下未有悍婦而不淫者後之通於慶父與弒閔公必然之勢設無齊桓之正季友之忠則慶父不死於莒姜亦不死於夷篡弑倖成終必償敗而周公之祀斬矣姜固魯之姐已褒姒也春秋於莊二十二年書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書公至自齊書公如齊觀社書公至自齊

書及齊侯遇於穀書會齊侯盟於扈二十四年書如齊逆女
書公至自齊三年之內僕僕道塗而終之以夫人姜氏入大
夫宗婦覲用幣凡夫人來歸皆書至此獨書入入者惡辭婦
人未有書入者蓋特筆也



齊桓殺哀姜

左傳以齊桓殺哀姜爲已甚不過謂女子已嫁非母家所宜討耳不知姜淫於慶父與弒二君固王法所當誅然以魯人殺之則疑於弒君之母且爲子討母言亦不順桓公方圖霸業召之於邾殺於魯之境上以示爲魯討亂是以侯伯誅淫亂之婦非以母家殺已嫁之女也歸之於魯僖公以禮葬之頗疑過厚近乎莊公之待文姜不知自魯人視之國之賊非復君之母也自僖公視之其罪已被誅於方伯其人曾敵體於先君經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時之日之而不書姜不以姜污齊桓予桓之討淫亂也書葬我小君哀姜亦時之日之而無貶予僖之尊嫡母也教孝懲淫春秋之志也至公羊以不書姜爲貶與弒穀梁曰爲桓諱夫與弒而見誅矣尙何貶以方伯定鄰國之亂何諱之有

鄧季姬

僖公十四年經書季姬及鄧子遇於防使鄧子來朝左傳鄧季姬來宐公怒止之以鄧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杜註來宐不書而後年書歸鄧更嫁之女也明公絕鄧昏既來朝而還之是姬固不棄其夫不忤其父委曲調處既貞且孝公羊穀梁乃以使來朝爲使請已其說甚奇女子與人淫媾而使所歡乞身於其父倡妓閒或有之尋常室女雖極無恥不至於此況諸侯之女乎魯僖令主有恭儉愛民之稱縱或帷簿不修何至如此狼藉卽曰父極昏憤女極驕縱彼鄧子固一國之君也似此下賤不堪之物雖置諸妾媵猶可醜

无

惡而肯請以爲夫人乎善夫穀梁傳註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傳云云近合人情此殆范甯之說惟其理至淺易明公穀大儒何以不察及讀次年經文而知其誤有由起矣十五年秋九月經書季姬歸於鄧杜註來宐不書此書以明中絕公穀不知此義泥爲始嫁之女以爲遇防之時猶是處女遂以使來朝爲使請已註家又添入淫泆等字而季姬之被誣甚矣胡氏旣沿其誤又以季姬不繫於鄧斷爲女而非婦以文致之不知公怒止之時先已有命絕鄧史故不書鄧字與文十二年子叔姬同安可執爲女而非婦之據至於鍾愛其女使自擇配直是村姑盲詞戲場關

目大儒說經豈容如此鄙俚莊誦前後經文並無隻字貶謹
且於十六年書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時之日之特書於冊
使稍有曖昧之事聖人肯污其青史乎至其初嫁不見於經
當是嫁時尙係世子之妃後乃正位夫人左傳云云近情切
理范氏之說是也至僖十九年邾人執鄆子用之公羊傳註
有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而許之二國
交忿等語則距遇防時已闕五年距季姬之卒亦闕三年不
知是否何休之說更離奇而不足辨矣

齊人執單伯

文公十四年經書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又書齊人執子叔姬左傳謂魯以王寵求昭姬於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齊人執之杜於執單伯下註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於執叔姬下註欲以辱魯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左傳爲單伯與子叔姬故杜註欲因晉請齊六月經書單伯至自齊左謂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書貴之也杜云齊畏晉故許之單伯執節不移故貴而告廟十二月經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左傳王故也杜註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故叔姬得歸其詞甚明而公羊穀梁皆謂單伯淫於叔姬其說殊誕單伯王官也

三

因魯之請奉王之命但當致命於齊無緣與姬相見叔姬子已成立年亦長矣君死子弑一窮殘爾何緣得識王官而與之通蓋是時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土宮廷內外奄寺小臣皆其心腹造作是言以圖污曠公穀多齊語習聞其說而未之察也胡傳於執單伯經下稱商人弑舍忌魯魯使單伯如齊齊欲辱魯執單伯及子叔姬而誣之以罪於歸子叔姬經下云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論極平允且細讀兩年經文無一字稍涉貶諱自應以經爲主仍從左傳兼採胡氏以駁公穀○此條與鄆季姬頗相類蓋傳以釋經爲主經無貶諱而傳有異同則合乎經者從之離乎經者舍之可也○穀

梁於齊商人多回護語如弑舍傳云不以嫌代嫌註云舍不
宜立有不
嫌正之十六年陽穀弗及盟傳云行父失命齊得內辭不知何
所愛於此賊也

僖文二公不雨異書

春秋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
雨六月雨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自
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穀梁僖二年三年傳曰不雨者勤雨
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傳
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二年傳歷時而言
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十年傳同寥寥數
語而示人君敬天勤民之法戒言下凜然吾以知此事屬辭
爲治春秋第一要義如此兩公之書不雨事同文異一經比
較其義易明然非穀梁子妙悟確解則鶻突生儒含糊念過
誰復知有義蘊乎釋經如穀梁真可爲百世師王安石曰春
秋爲斷爛朝報孟子所謂妄人也

宣公弑立

春秋雖云內大惡諱而其事之不可湮沒者仍書於策以示後人非深謀詭計所能掩飾魯宣弑立一案經於文公葬後書公子遂如齊子卒姜歸之後書季孫行父如齊宣既卽位書公子遂如齊逆女平州未會之前書季孫行父如齊既會書公子遂如齊自夏徂秋不及一年凡書如齊者五遂三而行父二明乎主是謀者遂成其事則行父也晉靈失霸趙盾專權將行弑逆特先縱一宋鮑示榜樣於諸侯遂覲此隙又值齊元新立亦係篡臣因徇淫羸之屬思成擁戴之功然子惡及視齊之甥也夫人姜氏齊之女也元雖內顧多慚而其大夫國人未必肯因一遂之請而忍棄其所自出且子惡立已八月無端被弑夫人呼天而訴市人皆哭子卒姜歸之後非有行父之助彼淫亂凶殘之遂能定宣公之位而免國人

書

之討乎經書行父如齊三傳雖無明文其爲固結齊援與謀助逆灼然可知况二次如齊納賂平州之會非此不成乎經文大書特書於此一君二卿諱其名而著其實當日篡弑情形不待傳文而若揭矣

行父盜權

行父成季之子也酖叔牙殺慶仲出哀姜定僖公功業爛然何行父之不能濟美而甘助逆乎曰行父之時非成季之時也慶父肆逆姜氏與知魯國之人皆欲割及仇人之腹恃齊桓爲外主也仲孫省難高子來盟慶父安敢不奔姜氏安敢不孫乎行父之時晉霸中衰齊援已結子赤兄弟無端被弑朝不聞枕股之臣野不聞汎舟之詠叔仲殉節誰憐馬矢之中國母呼天空有市人之哭內多淫慝外無大援季欲倡義問罪成敗實不可知是不能討賊尙有可原最可惡者藉彼奪嫡之謀肆我盜權之計明知彼將資我以定其位我先挾

三

此以制其人適逢莒僕來奔同惡納叛遂爾抗違成命逐出國門其繁稱博引固係左氏之文而借莒僕以斥新君則其本旨蓋稔知遂之淫惡國人弗予不於其身必其子孫故於宣公將定未定岌岌其危之日儼居國老之尊顯奪太阿之柄使不敢不唯命是從而舉國事權全歸掌握其於東門氏則乘宣公甫死仲子歸父奉使在齊大聲殺適立庶之罪而逐之如摧一枯艸耳左氏屢言季氏擅權始於宣公弑立朱子註論語祿去公室亦主是說徒以相三君而無私積世稱其忠遂使竊國神奸莫爲誅心於旣死論古者不能無憾焉

晉悼公

晉悼公是春秋第一人年甫十四清原數語使弒逆諸臣莫不弭耳忱心書則奄然以歿偃直至襄十四年縣上治兵以士匄之讓始將中軍前此十餘年中稟承主帥不敢妄爲公之英明有以懾之矣圍彭城討魚石是公第一件事便做得極威武極正大極迅速極從容前年楚子辛伐彭城納魚石以三百乘戍之是已楚之彭城非復宋之彭城矣台谷出師靡角相遇楚兵不戰自退遂會八國圍之及其旣降不貪其土歸之於宋分明取諸楚懷還其故主五大夫俯首就擒不殺一人寘諸邊邑叛則討之服則赦之宋患旣平楚氛亦熄王者之兵何以異此宜乎三駕服鄭雖成公戀中目之恩子駟執盈廷之咎而卒絕楚事晉二十餘年罔敢貳志楚雖有共王子囊之賢不能與爭也最難得者內無嬖妾外無幸臣揚干之戮讀書而謝罪不遑田獵之好聞諫而使民以時且於服鄭之後獨歸功於魏絳加之懋賞豈非深明外攘之功全得內治之力哉惜乎襄十五年遽聞溘逝計其年不過三十耳何天奪此賢侯之速也

弭兵之會

襄公二十七年晉趙武楚屈建會諸侯之大夫於宋晉楚之從交相見論者謂借弭兵之虛名壞夷夏之大防僉以是爲趙武罪左傳詳叙其事頗袒趙孟而抑子木未乃綴以左師請賞樂喜削簡一事亦知兵之不可終弭而是會之有罪無功也胡傳以會盟同地再書於宋爲貶說亦近是然嘗統觀大局竊以爲其勢不得不然未可以爲趙武罪晉自悼公早逝平公驕侈趙武之才治晉國睦諸侯則有餘抗強楚振霸業則不足以視子木之敗吳師滅舒鳩爲許伐鄭直入其國智謀勇略不及殊甚衷甲相脅敵血爭先雖欲不讓安可得乎厥後楚圍弒立合十一國之眾而會於申伐吳滅賴無敢違者然所蹂躪皆在江淮吳徐之間於中夏無一旅之加豈真踐弭兵之言哉良由會申之役諸侯畢至北方已定專意防吳耳否則逞彼凶鋒憑陵諸夏齊秦皆善於楚相助爲虐非三晉之力所能支也西周之季史伯答鄭桓公早有戎狄必昌芊氏必興之語召陵城濮僅能沮遏其勢而其雄踞江漢翦滅諸姬也如故至於莊共定霸其勢寢昌不可復制又其異者楚虔畢命於乾谿當壁立而絕無內難囊瓦債軍於柏舉秦救至而立復郢都大患屢更一蹶卽振此固天之阨運將廢封建爲郡縣淪中國於蠻夷非人力所能爭也而揆

之人事亦似有故東遷以後天下競爲虛文而楚獨務實天下溺於怠玩而楚獨習勤其俗不知德禮專務力征而刑賞魁柄從不下移軍帥失律莫敖子玉子反雖有舊勛不少假借大臣貪橫如子辛子南皆明彰國討立正典刑雖關屈成薳世爲卿貳而予奪廢置權自上操故終春秋之世迄於戰國除越椒一人外大臣無叛國伐君之事此其所以彊且久也惟史伯歷數四代至於嬴辛之祖謂皆神明之胄其後必興而姚妘子姬祀必百世嬴以二世而滅辛以三戶而終豈非仁義智力所施者異而所報亦殊哉南宮适羿皋禹稷之問聖人所以嘉其尙德也

美

國糾蹙琳一人伏大

藪世爲職頂而足

晉大臣貪辭

叔孫豹二則

曩於省文篇中辨宋之盟叔孫豹不書族之非貶矣而穆子之不當貶義不止此季自行父以來大權獨攬孟氏與爲死黨叔則向不附和僑如旣出穆子嗣位季文孟獻當國尙無齟齬情狀而屬郈一事意見不符季宿嗣卿漸露驕蹇穆子素有令聞心忌之而無如何邾滕之命欲使得罪大國以洩其憤而去其忌也魯爲望國久矣忽思下視邾滕非惟楚必不許卽晉亦不能勉從杜註兩事晉楚則貢賦重試問在會諸國何一不有此患獨魯首發此議俾列國相效尤非但不許必至身執國討此季宿之毒謀爲穆子所窺破也會聖人而不原事勢不諒心迹遽以違命貶之乎且穆子固襄昭間一賢大夫也迹其生平行事無一不可對君卿大夫及其國人者此固宿所深嫉而必欲陷之觀于昭元年虢之會宿也適當其時伐莒取鄆微趙文子叔必見執分明前計不行後患又起也凶而狡矣○或日子之賢叔孫也至矣穆子尙有遺行乎日有好善而不能擇人季札規之矣不有庚宗之宿何來豎牛之讒然此猶小節耳宣伯奔齊兄弟私語乃召女何如對以願之久矣及其旣召不告而歸夫僑如淫惡讒慝死有餘辜然以穆子視之固其兄也失位被逐異地相逢畧無慰藉之詞據祿位爲己有是尙可以爲人弟乎夫人之生

死禍福聽之於天孝弟忠信主之於己果於四者無虧縱使
天刑人禍不保其生而其後嗣必有興者卽不然而後人夷
考其行猶將攘臂而辨其誣奮筆而雪其憤以慰重泉以昭
公論若四者失一則雖身榮名顯並獲令終而不能免清議
於後儒卽不能無遺恨於泉壤穆子固賢大夫而不爲悌弟
實白璧之瑕不能爲賢者諱也不食而死未爲寃矣

楚比不弑君

昭公十三年經書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

下即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左傳但叙事而不釋經公羊

於弑虔傳云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於棄疾

殺比改殺為弑傳云比已立矣稱公子何意不當也註云為棄疾所

脇而立非曷為加弑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穀梁弑虔傳自

比本意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註傳例曰歸為善自某歸次之

然則弑君不得言歸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

此言歸者比不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

歸弑比不弑也註歸弑其事各異當宜別書今連言之是比之歸遇君弑爾比不弑也弑君者

日不日比不弑也註以楚商臣書日為據然晉里克齊商人齊陳乞皆不書日未足為據於殺

比傳云當上之辭也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

上之辭殺非弑也註稱人以殺如衛人殺州吁於濮不稱人

不稱人以殺明棄疾以殺如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比實不弑故

所殺非弑君之人也比之不弑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

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註稱國以弑如衛州吁齊無知

初讀似乎效死不立為歸獄之辭公羊於經文合然歸無惡

於弑立句先已開脫于干繼將左穀二傳細讀並涵泳經文

而知經文本明讀者自誤左氏早先定案穀梁之傳甚確也

楚靈稔惡舉國皆仇于干之入由觀從矯蔡公之命以召已

在圍固城克息舟之後既非首謀又不當國不應歸獄於干

謀而殺之大可附於討賊之義不可謂弑二也效死不立乃子臧季札過人之行如必以此爲例不則陷於大戮則凡自外而入繼弑而立者雖桓文亦不免三也子干之死棄疾以王入王至恐嚇逼脅當其自殺之時尙不知靈王已死而謂芊尹氏之自縊當歸獄於子干一人乎四也此就其事而斷之也至於書法則公羊以歸爲善詞穀梁一言非弑兩言比不弑一言比不嫌而總之曰比之不弑有四特其文義奧衍粹不易解以致杜氏註經亦沿效死不立之說有猶以罪加之語嘗細味穀傳歸一事弑一事二語覆讀經文知首一楚字當作一讀貫下二句公子比自晉歸於楚一句弑其君虔於乾谿一句各自成文分頂楚字其不曰楚弑其君虔於乾谿公子比自晉歸於楚者比歸在前虔弑在後不容倒置義則一也知此意則與左傳叙事穀梁釋經無一不合公羊傳當取歸無惡於弑立之語而效死不立之責存而不論可也胡傳以公羊效死之說武斷子干之弑謂其去國雖久不掃其墳墓不累其宗族竟似不知比之與虔同父兄弟比之墳墓宗族卽虔之墳墓宗族者然又教以身居令尹爲社稷鎮直是癡人說夢不值與辨矣

赦許止誅趙盾

趙盾許止論者往往並列實則兩人之事相懸霄壤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傳盡心力以事君舍

藥物可也解弑字不明晰穀梁傳穀傳原文有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十一字註

引襄三十年蔡般不書日爲證然文元年楚商臣明不弑而書冬十月丁未則以日弑爲正卒說殊不確故節之

日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位以與弟虺哭泣歆

飭粥嗑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冬

葬許悼公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弑也弑其君買

君子之聽止也冬葬許悼公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

罪辭也觀此二傳則弑之一字乃世子深文自責許人據以

聖

赴魯史據以書聖人因而不改而特書葬許悼公變文示異

以申雪之若趙盾則主乎其弑者也靈公之立非其本意十

餘年中身秉國鈞主盟中夏坐視楚人憑陵與國未嘗一出

爭衡救宋救陳全不著力文襄之業日就陵夷其意欲使人

知晉君無道不競於楚而霸未全失賴有賢臣觀於宋鮑弑

君大舉撲伐而竟取其賂而成其立以致齊弑商人魯弑子

般接踵而起盾無一旅問罪之師蓋明示篡弑之不必討留

作異時榜樣耳然憤憤者必以吾言爲文致請就本事言之

必曰弑君者穿也非盾也然則子般之弑可云圍人犖閔公

之弑可云卜齮慶父何爲而必誅哀姜何爲而必殺乎趙穿

之弑可云卜齮慶父何爲而必誅哀姜何爲而必殺乎趙穿

者趙盾之伏兵也經於前一年書晉放胥甲父於衛書趙穿帥師侵崇左氏於胥甲傳曰討不用命而其特貨穿也可知侵崇傳曰秦弗與成明著盾之假以兵權無功而免於罰皆桃園之灰箴也至其敘述本文歷數靈公不君至於遣賊觸槐飲酒喉癸以著公與盾勢不兩立洎乎餓人倒戟自知眾情順已乃僞作出亡以掩其跡仍逗遛山中以俟其變而受恩深重之趙穿突起而興桃園之甲一聞成事不待國人之召立時返轡自復正卿卽使討賊亦司馬昭之斬成濟耳乃諸大夫及國人無一人理論此事因遂以不討賊自居一切置之不問左氏於此案原委了了胸中爲之盡情描寫而猶恐人之夢夢也特於篇末大書宣子使趙穿五字以喚醒之正如秦鏡懸空罔兩莫遁矣至孔子越境乃免之語特就太史亡不越境之言作一轉語坐實爲法受惡四字耳實則當盾之時責之以越境較責之以討賊其難十倍也世俗不求甚解以不討賊爲正文而不知晉之弑盾實主謀以不嘗藥爲定案而不知許之弑係止自責於左傳未加深究於公穀全未寓目遂以引罪滅性之子與伏甲弑君之賊同類而交譏也慎孰甚焉

會於澶淵宋災故

襄公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冬十月葬蔡景公
下接書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於澶淵宋災故左傳會於澶淵無歸於宋故
不書其人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公羊傳會未有言所
爲者此言所爲錄伯姬也穀梁大旨同公羊而以人爲眾辭
且以救災爲善竊疑會而書所爲者惟桓二年會稷書成宋
亂與此爲二稷之會受宋賂立華氏爲諸侯之大惡經故有
此特筆此宋災故如左公穀之說均無關於天下大故聖人
何以特書其事胡氏曰春秋大法君弑賊未討則不書葬而

聖

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爲徧刺天下諸侯也何以
知聖人之罪諸侯乎以下文會於澶淵宋災故而知之二百
四十二年列會亦衆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徧刺
諸侯之大夫也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與之同羣而
不恤有國者不戒於火自亡其財使其來告弔之可也乃合
十二國之大夫駐於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尙爲知類也乎諸
國大夫貶而書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
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旨哉言乎
啟我蒙而釋我疑也會未有言所爲意本公穀妙將上文葬
蔡景公句連讀斷爲徧刺諸侯之大夫理極正義極確蓋蔡

景書葬本係變例澶淵之會晉武魯豹齊蠹宋戍衛佐鄭虎
皆列卿之表表者經皆貶而稱人且爲魯諱果如左氏所云
僅僅無歸於宋尙未爲大惡何貶諱如此其嚴乎胡氏細讀
經文窺尋微旨不惟葬蔡景之變文會澶淵之貶諱文義皆
明且使宋災故三字特筆言下凜然與會稷之成宋亂詞旨
一例妙悟確解足令左公穀一齊頰首蒙素不喜胡傳指斥
甚多獨於此不能不五體投地緣其學久廢士大夫罕有其
書特於此表而出之

魯定公

定公元年不書正月唐劉蕡以爲昭不正終定不正始其說未確昭出亡而薨於外謂之不正終可定何嘗不正其始哉不書正月蓋謂昭公已薨定公未立是年正月不可繫之於昭亦不可繫之於定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下書戊辰公卽位凡卽位皆不書日此獨書日杜預以爲紀事之宜無義例蒙竊以爲此聖人之特筆深予定公得國之正也昭公謀逐季氏定不與謀非公爲等陷君於難者比可予一也公出從亡不黨季氏可予二也昭公既薨公行公爲實不可立兄終弟及名正言順喪及壞墮而先入存國本而重宗

畢

社可予三也既入不卽正位不忍遽死其兄而得其國直至先君之喪旣歸越五日而始卽位經特繫以日曰戊辰而書公卽位於公之喪至自乾侯之下明以示癸亥喪至戊辰卽位儼然柩前卽位之禮下卽繼書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生則從之亡死則隨其喪歸葬之以禮天下後世之爲人弟者當如是也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也○葬之以禮句非杜撰隱公被弑不書葬左以爲不成喪則此大書葬我君昭公爲成喪矣翬也弑隱桓實與謀其不成喪桓實主之意如逐君定公始終不與此其成禮亦定實主之觀意如之請諡請溝非公能悌其兄昭斷不能成葬也○或曰定果賢矣何

以不討賊曰勢不能也意如出君內則何忌助惡隱民取食
外則大國庇之小國從之定果聲罪致討必踵昭之覆轍季
且毅然立君矣衛輒於蒯躄死後出而復入入而復出中間
屢易數君皆未定位其明驗也昭公之仇不可復周公之祀
毋乃殄乎或又責以不能討賊何不避位則子臧季札皆貽
內憂求仁得仁千古而上獨有夷齊孔子稱之爲賢孟子尊
之爲聖豈可概以責諸後世凡爲人君者

